

第十届“五个一工程”奖
第十届全军文艺新作品奖
获奖作品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中国近卫军

ZHONGGUO
JINWEIJUN

方南江 · 著

一位特立独行的作家，
一部妙趣横生的小说，揭开了军营生活的神秘面纱。

《长篇小说选刊》（创刊号）、《中国作家》、《橄榄绿》、
《京青年报》《华商报》等多家报刊同时转载、选载和连载。

● 同名电视连续剧《亮剑》导演张前
执导。此剧被誉为和平时期的《亮剑》。

最新
修订版

中国近卫军

最新修订版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ZHONGGUO
JINWEIJUN •

方南江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近卫军 / 方南江著. —北京 : 解放

军文艺出版社, 2015.2

ISBN 978-7-5033-2556-4

I. ①中… II. ①方… III. ①长篇小说—中

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032063号

书 名: 中国近卫军

著 者: 方南江

责任编辑: 侯健飞

封面设计: 王 华

封面制作: 闫嘉琪

责任校对: 刘晓京 寇花营

出版发行: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地安门西大街40号 邮编 100035

电 话: 010-66531659

E-mail: jljcs@126.com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1/16

字 数: 350千字

印 张: 22.5

版 次: 2015年3月第3版

印 次: 2015年3月北京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33-2556-4

定 价: 37.00元

(如有印刷、装订错误, 请寄本社发行部调换)



方南江

ZHONGGUOJINWEIJUN

《中国近卫军》

◎方南江，湖南平江人。军人家庭出身。高中毕业入伍，先后服役于解放军和武警部队。曾任大军区组织部长，省武警总队政治委员，武警部队政治部副主任。少将警衔。上世纪80年代初始发表小说，短篇小说《最后一个军礼》(合作)获1980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解放军文艺奖，并改编为同名电影和电视剧。结集有《方南江中短篇小说选》。

松开枪管上沉重的锁链

◎侯健飞

新时期军事文学难写，也鲜有令人耳目一新的长篇小说，这两点都是实话。

作为一名穿军装的文学编辑，我的工作就是端着枪，在茂密的丛林里寻找猎物。多年来，我期望猎获更多的老虎和雪豹，结果连野猪也很难猎到。事实证明，肥美的猎物总是倒在更高明的猎人枪口下。就在我心灰意冷地把枪扛在肩上，准备向后转的时候，我遇到了一只黄羊，并开枪击中了它，这就是长篇小说《惊蛰》。《惊蛰》获奖后我挺高兴，比作者本人还兴奋。又乘机到海军部队锻炼几个月，然后抱着枪靠在一棵树上回味《惊蛰》的味道，这时迎面来了另一只黄羊，我毫不客气地捕获了它。这就是方南江描写武警部队生活的长篇小说《中国近卫军》。

我是个急性子，太想打到老虎或者黄羊，于是不免对能盛产老虎或黄羊的作家说几句刺激的话。特别是关于军事题材长篇小说创作的现状和前景，我承认自己有点牢骚，有点站着说话不腰疼。在一次军内作家集会上我说：“当代军事文学难写是事实，但个别作家陈言不敢写就是说谎；你可以拿着军饷，住着大房子，以一个在外军闻所未闻的专业作家的身份去搞电视剧，去挣大钱，但你不能说当代军事题材不敢写，历史题材（比如说抗日战争）没得写。我认为，问题的主要症结在一个军旅作家的职业意识，在他是否正确认识部队生活，在他是否一心一意爱这支军队的问题。”今天看来，这样的话确实有“文革”遗风，虽然出发点是好的，还是伤了一些同志。

诚然，职业军人与军营文化背景下形成和定型的思想观念、生活观

念、道德观念和理想观念处处影响着文学表达，小说会受到诸如所谓“主旋律”上的某些限制；加上作家本人思想认识上的偏差，如果再有经济利益方面的考量，三股钢绳势必拧成一条沉重的锁链，紧紧套在军事文学的枪管上，也套在了大部分军旅作家的脖颈上。

有文学批评家认为：军事领域其实是个宝藏，潜力很大，但他不明白，为什么所读到的作品都有一个通病，那就是显得“很笨重”。我所理解的笨重，抛开那些拿“军事题材”做外衣的“畅销”作家不说，一部分真正钟情品质文学的军旅作家太过强调“军事”、“军人”、“军营”这些概念，想法太多，想表达和承载的东西太多，结果背着包袱陷入不厌其烦的背景交代、不停的解释、反复说明和再三规避的泥淖中，这种“锁链”效应严重削弱了小说的有趣性。

要松开锁链，需要军事文学作家付出双倍的努力。关于职业意识和生活经历对一个作家的影响和启发。方南江是个好例子。他从小在军营长大，用心工作的同时，还用心体会生活、享受生活，并尽最大可能，在他所认知的军营生活中发现美和思想，最终以文学呈现美和思想——尽管美和思想有时会变成一种痛苦和忧伤。以此为例，我以为，对一个作家极为重要的，是要有爱，爱人爱家，包括爱身边的一草一木。方南江是一名职业军人，像他的将军父亲一样，他深深地爱着他的军队和士兵。于是才有了他20世纪80年代初获全国短篇小说奖的《最后一个军礼》（合作）。这之后，小说家方南江似乎从文坛消失了，原来，他秉承“一个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一个好兵”的训诫跻身仕途，果然官至将军。从士兵到将军是一种成功，但要从一个将军成为一名优秀作家则是一种通达和超越。作为作家的方南江完成了这种通达和超越。《中国近卫军》告诉人们：无论你是将军还是士兵，永远都是历史长河中微小的分子；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正是几百万个普普通通的官兵的血肉之躯的分分合合，才铸就一个国家稳固的国防长城；只有把个人理想放在国家、民族、人类的羽翼之下，个体生命和理想才具意义——也唯其如此，一个伟大的民族才会强盛不衰。方南江的小说成熟了，他知道小说的功能除了“意义”之外，还得好看。于是，作者有意无意避开了对“军事”堡垒的强攻态势，小说中的人物更生活化，更真实。军人的工作和生活，军人的爱情和婚姻，军人的欢乐和悲伤与其他社会领域的人毫无二致。事实上，我们身处万花筒般的社会生活之中，所有人类的共

同经历和情感，谁都不会置身其外，不论是工人、农民、军人、商人还是官员，也不论是英雄还是小偷。这是方南江军事小说的最大贡献。

与《最后一个军礼》相比，《中国近卫军》出人意料地变得轻松愉快、趣味横生。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方南江的语言有了变化——极具个性化的幽默风趣。小说中让人忍俊不禁会心一笑的地方随处可见，但这种引人发笑的细节不是《好兵帅克》式的，也不是电视小品中把军人描绘得傻乎乎式的，这需要一双慧眼观察生活、升华生活乐趣的能力。方南江从《最后一个军礼》到《中国近卫军》探索了二十多年，我觉得他小说最大飞越是从沉重变得轻松，不论是故事还是语言。

从沉重到轻松，军事文学枪管上的锁链好像是松开了，但要彻底解下或者砸碎锁链，我并不乐观。即使在《中国近卫军》里，也有作家两难的写照。贺东航和甘冲英无疑是作者着力塑造的两种不同性格、不同人物命运的代表。贺东航是军人世家，甘冲英则是农民子弟，这种在以往的军事文学中司空见惯的矛盾组合时而针锋相对，时而对立统一，最终殊途同归——各自达到他们的人生目标。这种大团圆式的结局正是身披枷锁的军事文学的特征之一。职业化军事变革中，官兵的去留，职务的升迁必须遵循优胜劣汰原则，长期禁锢着军队发展的各种弊端，特别是父父子子、任人唯亲这个毒瘤，必须从军队里剔除出去——当然，这并不是说干部子女和农民子弟谁优谁劣，谁是谁非，恰恰相反，方南江笔下的世家子弟和农家子女矛盾又统一的“和平共处”，与其说是小说主旨的需要，不如说是小说家对钢铁锁链的某种妥协。

虽然如此，《中国近卫军》先后荣获第十届“五个一工程”奖和第十届全国文艺新作品奖，真是可喜可贺。

时间过得飞快，眨眼到了21世纪的今天，中国梦、强军梦已经吹响“集结号”，强国、强军必须要强文化，作为军事文学创作、编辑出版行列中的一员，每个人都不能置身事外，更不能袖手旁观，这是我们的责任。

以上纯属一家之言，既非序，也非跋，就算编辑附言吧。不妥之外，敬请各路方家批评指正。

2015年2月11日于北京三镜斋

目 录

松开枪管上沉重的锁链	侯健飞
自序	001
第一章	003
第二章	017
第三章	030
第四章	037
第五章	047
第六章	057
第七章	067
第八章	081
第九章	092
第十章	103
第十一章	113
第十二章	124
第十三章	133
第十四章	144

目 录

第十五章	152
第十六章	163
第十七章	175
第十八章	188
第十九章	199
第二十章	209
第二十一章	221
第二十二章	232
第二十三章	239
第二十四章	254
第二十五章	268
第二十六章	286
第二十七章	299
第二十八章	314
第二十九章	323
第三十章	331
第三十一章	337
再版后记	353

自序

当“睡觉睡到自然醒”的日子即将到来的时候，我就提醒自己，这种日子来之不易，还是要节俭着过，最好是再做点什么。于是从可以“自然醒”的头一天起，便着手写这部小说。其间历时一年，挺辛苦的，到了也没有“自然醒”过。

这是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直到出版，也不知道我究竟写了些什么，以至于为它起个名字都很犯难。这期间，我有幸以初级旁听生的身份，旁听了鲁迅文学院主办的第三届中青年作家高级研讨班上许多专家和老师的课。这使我的脑子透了一点亮，始觉得“不知”自己要明确地表达什么可能是一种进步。米兰·昆德拉这样说过：“如果说，小说有某种功能，那就是让人们发现事物的模糊性：……小说应该毁掉确定性。……读者时常问：‘您究竟在想什么？您要说什么？什么是您的世界观？’这些问题对小说家来说是很尴尬的……”^①我当然远远达不到这种“很尴尬”的境界，但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当然也不是说，我这一年是在浑浑噩噩地写作。写作的动机还是明确的。我只是想写一写我虚构出来的这一二十个解放军和武警部队的人物的生活状态。这些人物我几十年里似曾见过，又似未见过，有的只是听说过，未曾谋面。对他们充其量是似曾相识而已。但是我热爱他们，要写他们，想写好他们。非如此，就觉得此生有件什么事情忘了做。于是，我就在先天条件十分不充分的情况下，耐着性子去写。写完之后，朋友们和家人们几乎都说：“挺好看的。”我竟然被鼓励得也有了这种感觉。我想，有这一条就可以先发表了，其他不足慢慢再说。

所以，我就很希望当今社会上仍有兴趣去了解那些一如既往地仍在

^① 乔·艾略特等著《小说的艺术》，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76页。

过着行伍生活的人们的善良读者们，闲暇之时也来浏览一下这部小说。

还有一点意思要说：就是在写作过程中，编辑们、朋友们和我的家人们，给予了我巨大的支持，舍此便不会有这部小说。我表示深深的感谢。

聊以为序。

2004年10月末

第一章

南山的梨花还没开满呢，马裤呢就有些穿不住了。

丰田越野拐上回省城的高速公路，天就下起了小雨，这还是今年的头场春雨，热气倒赶在雨前面了。这个北方省份的春季像被什么人删改了程序，隔着日子朝前热。武警K省总队参谋长贺东航大校摁下车窗玻璃，把手伸出去，让清冽细密的雨珠痒痒地打在巴掌上。

这条高速公路建成很早，质量也好，当时在全国也是数一数二的。贺东航常从这里往返，有时就联想到飞机的跑道。

雨刷轻捷地摆动，逗引着扑过来的雨珠们。各车道上的车辆都开着夜灯，匆匆忙忙，各跑各的路。他们忙活什么呢？

“不要超过120迈，天亮跑到就行。”

一上高速，贺东航常挂在嘴上的话就是：“只要不发生大规模外敌入侵，你就照这个速度开。”当然，即使发生外敌入侵，武警也打不了头阵。武警部队主要不是用来对付外部敌人的。

贺东航今天晚饭前才赶到岳海支队，饭后上车就走了。支队长和政委知道他是去查勤，二话没说就跟上了他的车，脸上一副不怕查的自信。

查了三个监狱看押中队，三个看守所，一所弹药库，情况不错。人员在位良好，岗哨正规，枪弹安全。贺东航始终绷着脸，没说一个好字。这帮家伙本来就自我感觉良好，再听几句好话就不会使指北针了。何况他是参谋长，说话掷地有声的角色。他有他的打算。

这种查勤办法叫巡查，是贺东航发明的，核心是出其不意，旨在督导部队时刻绷紧战备的弦。武警部队高度分散，一百几十个县，县县有兵不说，还要荷枪实弹执勤，天天在作战。说武警是“养兵千日，用兵

千日”很恰如其分，不盯紧了可不行。这办法开始还真管了点用，搞得下面鸡飞狗跳墙。长了，就有了应对招法，就像老祖宗对付鬼子进村一样，你半夜三更杀到一个县中队，查完了，人前脚走，中队就立即报告支队，支队迅疾发出通播信号，各中队立马进入战备状态。你到了下一个中队，看上去那个中队长睡眼惺忪，哈欠连天，嘴里嘀咕着“也不打个招呼”，其实他已等了你两小时，查什么都现成。通信手段比打地道战那阵先进多了。

贺东航随之应变。他自有他的信息渠道。他打算凌晨再杀个“回马枪”，还查刚查过的几个单位。就是要让他们保持惊弓之鸟的心态。鸟不惊弓就是昏鸟，那就危险了。

回到支队招待所已是半夜11点。贺东航轰走了一再诚恳表示要汇报工作的支队长和政委：都他妈几点啦，滚回去休息。挨了他一顿骂，俩人就分头检查了首长住室的门窗插销、电灯开关、抽水马桶，很遗憾地给他道了晚安。贺东航知道，俩小子一出门准保就捂嘴笑。笑吧，看你们能笑到下半夜！

贺东航想给卓芳打个电话。近来夫妻关系持续降温，应当缓和一下。这时电话铃骤响，卓芳主动找来了。

通话言简意赅。

“贺东航，儿子的病历放哪了？”

“抽屉里。”

“哪一个？”

“写字台，右边正数第二个。”

“好。”

“儿子怎么啦？”

“发烧，回奶奶家了。”

“我明天回不去，你让奶奶家小王跑跑医院……你的画展怎么样？”

“好了，挂啦。”

“咔嗒”。

接下来便是忙音，嘟，嘟，嘟……也挺能反映卓芳对他的态度：烦。贺东航长叹一声，和衣倒在床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只有卓芳同志这样同贺参谋长通电话。

贺东航娶卓芳那年 28 岁，也到了结婚的年龄。其实，那是他第一次正经八百的恋爱……

贺东航那时还是个武警的中队长。那年秋天，他带领部队在黄河北岸野营拉练千里奔袭。在一个秋雨蒙蒙的午后，他们经过一片苇子地，一个女孩鲜明地出现在苇滩边沿的沙埂子上。秋天的平原已有了衰败的迹象，这衰败更衬托出女孩饱满的青春。红白细格纯棉长袖衬衫，水磨蓝牛仔褲，红白的旅游鞋。乌亮的头发随意地挽在脑后，看不出确切的长度，但却让人坚信她一定拥有一头浓密健康的长发。女孩左手持调色板，右手握画笔，半眯了眼睛，正在画架上不时涂抹着。半眯的眼睛使她睫毛看起来格外长，像两把羽毛扇子忽闪在洁净如瓷的脸上。因为专注，她粉红肉感的嘴唇微微噘起，这都增加了她的吸引力。女孩深深吸引了贺队长及其部属的目光。贺东航从此认定处于认真工作状态中的女人是最美丽的。于是他当机立断：部队原地休息十五分钟。

热汗淋漓的士兵们挤在女孩身后，静悄悄看她作画。贺东航没有凑过去，只是远远站着。十五分钟很快过去了，贺队长集合部队整装出发，在他转身的一刹那，分明看见作画的女孩回过了头，脸上是灿烂明丽的笑——冲着他们只一下，又把头转了回去。那可真是惊鸿一瞥啊。那一笑也就永远留在了贺东航的心上。

行军路上，贺东航忍不住问战士们，那女孩瞎划拉什么呢？战士们迎合着他的口气，不屑地比画道：苇子，白杨树，茅草屋，还有几只鸡羊，画啥啥不像。那以后，他想到那女孩的时候，就在脑子里描绘那幅画，直到和卓芳结婚前夕，才见到真品……

电话铃再次响起。贺东航以为卓芳又想起了什么新话题，但这回是武警总部一号台找他。是他在总部机关的铁杆兄弟黄平副部长打来的。黄平说，要给他透点最新信息。他立即兴奋起来。

黄平告诉他，在各总队组建特警支队的事已经定下来了，总部 4 月上旬将在成都开会部署，要求总队长、政委、参谋长都到会，并且，这次还要部署筹建直升机大队的任务。建特警支队是大锅饭，建直升机大队是竞争上岗，只搞几个试点。这就很带有刺激性。

黄平的话，拨动了贺东航心里的一根弦。

关于在总队一级组建直升机大队的消息，已经传了近一年。由于此

事耗资巨大，大家都感到不太可能。每个省都有一个总队，都要搞飞机，那得多少钱？听说一架直升机就得几千万人民币。不过，像刚才黄平说的，先搞几个单位试点，再分几年铺开，这倒是可行的，甚至是势在必行的。贺东航对这条信息兴奋不已。

作为一个军人，谁不希望自己的部队很强大？谁愿意把“敌强我弱”当成金纸往脸上贴？他就在军事理论研讨会上发过牢骚：比文明史，就说咱五千年，美国才二百来年；比发展史，就说咱改革开放才二十来年，美国都二百多年了。那咱那几千年就光文明，不发展啦？跟随便一个想跟咱交手的国家比，也说什么敌强我弱，这就让人憋气。由于武警一般不会同外国鬼子直接交手，1982年重新组建以来，武警的装备没有像解放军那样有太大改善。不是先进装备用不上，也不是不会用，还是因为经费紧缺，国家要一分钱掰成两半花，总要分个先急后缓吧。这两年一了解放军换了什么新装备，军区组建了陆航团，总队就有点馋，心里痒痒的。开展反恐怖训练以来，看到资料片里外国的宪兵、警察、内务部队，手里的武器怪模怪样的，乘坐的车辆龇牙咧嘴的，天上的飞机张牙舞爪的，总有点悲凉之感。如果K省总队能把组建直升机大队的任务抓到手，那么，捕歼、查勤、巡逻、运送、现场指挥等等，就统统插上翅膀了。

黄平末了一个劲煽乎：“喂，老贺，这回该你小蛤蟆穿背心——露两手啦，对，总部的决心定了，直升机大队的试点不会超过三家！你们条件好，快动员总队长和政委，把试点任务拿下来。先别乱传啊，我就告诉你一个！你小子是被窝里放屁——能闻（文）能捂（武），一展身手吧您哪！”

这小子，末了甩了句京腔，还“您哪”，八成是转身又接着给另一个总队打电话讨好呢！贺东航当即决定：事不宜迟，打道回府。

现在，他的丰田越野，他的满腹心绪，都在快车道上飞奔。脑子里足有一个大队的直升机在飞舞，蜻蜓一般幸福地盘旋。配合着他心里的节奏，欢快地左右摇摆，拨弄着窗上的雨滴……

如果不是因为卓芳，贺东航的心情就是近几年最好的时期之一……

篝火，军地联欢晚会上的篝火。跳动的火苗像无数把挠子，挠着支

队作训股长贺东航的心。贺股长意外发现了那个女孩。事隔一年，他一眼就认出了她。这回是夏天，她换了件玫瑰红连衣裙，密密的长发披在身后，飘然长及腰部。女孩浑身上下素素净净的，只在耳侧斜别了一枚多彩水钻卡，那些水钻颗粒在篝火映照下闪着幽幽的光，让女孩看上去像一个林间仙女。仙女不知是因为害羞还是因为清高，她的女伴都跟军官们去跳舞了，她却躲在一边，脸上挂着超然物外的表情。贺股长看着她，心中充满迷惑，这是怎样的一个女孩呢？在寂寞荒败的野外，她是最热闹的景致，而在今晚这样热闹的晚会上，她又变成了最安静的玉雕。

贺股长决定结识她。他走到女孩面前，很绅士地微微颌首说，小姐，我可以请您跳舞吗？女孩看着他，忽然就笑了，还是那种明丽灿烂的笑。贺股长的心狠狠跳了几下。

女孩说，我认得你，在那个野外。

贺股长点头说，对，那个野外。画上有苇子，白杨。

两个人带着仿佛心照不宣的共同秘密滑进舞池。舞曲是电影《爱情故事》的主题曲《爱情故事》。一曲跳下来，贺股长就知道了女孩叫卓芳，芳龄 20，艺术学院美术系三年级学生。当然，卓芳也了解了贺股长的情况。

第二天上班，作训股的人问贺股长，昨天一直和你跳舞的那个女孩是谁呀？贺股长说，未婚妻，未来的老婆呗！

他们就这样开始了他们的爱情故事……

进入市区已经凌晨 3 点。贺东航本想直接回家见见卓芳，顺便找几本反恐作战材料。这一段，卓芳为了要带儿子出国的事，同他一直别扭着。卓芳执拗地认为，她的油画只有到澳大利亚才能发展，儿子贺兵夏天就上初一，也只有到国外才能受到国际级的教育。这些年，虽然出国的熟人越来越多，寄回一些花花绿绿的照片，但那毕竟是人家，是否真正幸福与他无关。问题是他的儿子贺兵才 12 岁，出去能适应吗？至于卓芳，一个年近 40 的二流女画家，出去后怎么过？贺东航没再说更难听的话：如狼似虎的年纪，远离丈夫……只说，钱呢？听说一个孩子一年的学费就得十多万人民币。卓芳不咸不淡地说：“高总的公司会付我钱。”

“他凭什么付？”贺东航盯了一句。

“他们代销我的画，再说还有我姐呢！”话听上去还算滴水不露，贺东航无言以对。她姐姐在澳大利亚，平时没少给她出馊主意。

贺东航转而一想，算了，还是先回机关，免得在家和老婆弄出不愉快，影响汇报。

这天的交班会上，贺东航向总队长和政委汇报了昨天部队的情况，包括他晚上到岳海支队的查勤情况，这是参谋长每日的第一要务。汇报之后他按惯例请两位首长做指示。两位首长都是职业革命家，都是拿着革命当日子过的人，都是上进心极强的主官。只要不出差，每天的交班会他俩都是风雨无阻，准时坐在固定的位子上，很专注地听情况，末了还要讲几点意见。一个人讲，另一个肯定对方。贺东航边听边认真记录。他从当参谋时起，就暗暗练习默记和速记的硬功。多年下来，首长在这种场合的指示原话，他能记个十之八九。他注意到，今天两位主官的脸色不太好看，特别是叶总，黑头黑脸的。贺东航想起昨天总部的电视电话讲评会，受表扬的单位没有K省总队。他和政治部主任、后勤部长尽管赔着小心，但还是让叶总找茬训了几句。意思是明显的：总部表扬的那点事，我这里啥没做？为什么报不上去！他叫着不幸受到表扬的总队头头的名字，老李老王的，“虚得很嘛，就会吹！……我们这机关真是黄鼠狼下崽子，一窝不如一窝了！该抓了，这个机关不抓不行了，你懂不懂？”叶总的这句著名的歇后语讲了多年，贺东航们一直未能考证过，反正叶总离开哪个部门，哪个部门就被骂过“下崽子”，也不知这窝“崽子”谁下的。意思明白：生物退化。你这一茬参谋长比他那一茬参谋长差远去了。

叶总今天仍然讲机关。“不要以为武警没有高技术。眼光要放长远，把准备工作朝前移，要让人等装备，不能让装备等人，懂不懂？”这本是老话题，但叶总今天讲得却像另有含义。宁政委泛泛肯定了之后，副总、副政委们相互交流目光，猜测这番话的背景。

贺东航心想，这老头肯定也听到风声了。真是各有各的门路，你简直不清楚叶总在总部的水到底有多深。一散会，他就分别向叶总和宁政委汇报昨晚从黄平那儿听来的信息和他的建议。他的预料没错，两位首长根本不需要做什么工作，争取拿下直升机大队试点的任务，早已成竹